

# 清明祭忠魂

■邵小兵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清明时节, 燕舞碧树, 杨柳风轻, 春意绵绵。正当缅怀先贤、祭祀故人之时, 在石家庄出差的我, 又一次走进坐落在市中心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这里是我最初拜访烈士陵园的地方。30多年了, 我已经养成了习惯, 只要是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时间, 我都会带上一瓶酒, 拿上一盒烟, 再买上一束鲜花, 到当地的烈士陵园祭拜。一来是借此了解当地的革命斗争史, 二来是为了疏解我心底深处的一种情结。

此刻, 春风和煦, 如母亲温柔的手轻轻拂过我的脸颊和那如战阵般排列的灰白色墓碑, 大地寂静、空旷、安然。将花献给陵园的纪念碑前, 将酒淋洒在深入陵园的路上, 然后点燃香烟, 一一敬放在经过的任意一座墓碑上, 或者轻步缓行, 或者默默伫立, 在袅袅青烟、烈烈酒气和淡淡花香中聊寄景仰与哀思。每每此时, 冥冥中似乎总能听到英烈们隐约的诉说穿越漫长的时空娓娓而来……

我之所以如此痴迷地一次次走进烈士陵园, 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际遇。1986年我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学习, 一个周末, 我约了几个同学, 去新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安葬名人较多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参观。我们最初的想法, 是看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墓地。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不惜以身殉职的外国人, 因为毛泽东主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而享誉全球。走进陵园, 只见松柏森然, 浮雕耸立, 墓碑成林, 雄浑低沉的交响乐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仰望英雄塔

■巩怀书

纪念塔在广场上高耸  
根基:硝烟、弹片、血腥腥风筑成  
底座:带血的刺刀、打红的炮筒支撑  
近70年了  
云低雾浓、雨骤霜重  
夏暴冬寒、雷鸣风猛  
塔啊 岿然不动  
依然屹立坚挺  
若剑 直插苍穹  
划破暗夜 捧出黎明

纪念塔  
血染中野的光荣  
彪炳华野的武功  
闪光的金字  
铸造出 有名有姓的英雄  
巨幅浮雕  
镌刻下 无名战士的忠诚  
英雄 是烈火锻造出的英雄  
忠诚 是战争过滤出的忠诚  
战士的热血与大智大勇  
都作为胜利的砝码  
倾斜了决战的天平  
筑就了  
这道后人瞩目的风景!

塔上的金字碑铭  
凝成精神的永恒  
让战士, 成为一个尊称  
作为后来的一个兵  
我分享到这份光荣  
站在塔下  
自问 你配当战士吗  
心里虚不虚?  
脸上红不红?  
我大声对先烈说:  
继承了您的传统!  
我, 不忘初心与战士的职责  
正加紧操练“打赢”的本领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沿着您血染的道路奋勇冲锋  
用热血、生命和一腔忠诚  
圆好您没有做完的那个梦!

曲不知从何处传来, 却分明在耳畔回荡, 让人不觉身心震撼, 肃然起敬。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 这里除了白求恩、柯棣华两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还有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著名英烈和我军的高级将领。红军时期的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 回民支队司令员、“民族英雄”马本斋,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周建屏, 著名抗日英烈常德善、包森等等, 仅团以上干部就有300多位。转眼之间我们看了3个多小时, 依然意犹未尽。

就在我们要结束参观离开陵园的时候, 一幅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赫然撞进眼帘: 一位头扎白毛巾、身穿军皮袄的50多岁的男人正跪在一个普通的墓碑前, 他面前放着一瓶白酒, 一个盛放着3个馒头的粗瓷碗, 身边一个10岁左右身穿粗布花衣、膝盖上打着补丁的小姑娘, 正神情专注地擦拭着墓碑。只见那跪着的男人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朝着面前的墓碑哭诉, 泪水从沧桑的脸上流下……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男人如此的悲痛, 我呆呆地看着, 不敢移动脚步, 生怕惊扰了他们。一连串的问号在头脑中闪现: 他祭奠的什么人? 是亲人? 战友? 还是恩人?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牵绊, 以至于让他如此情难自禁? 看着这衣着清寒、风尘仆仆的老少二人, 一向自以为坚强的我禁不住心中一阵刺痛, 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悯之情充斥胸怀, 瞬悲从心生, 热泪盈眶, 久久难以释怀。我想, 在这陵园里每一块墓碑下边想必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和一段不平凡的英雄传奇吧……

从那以后, 我便开始了对烈士陵园的拜谒。我先后走进过几十座烈士陵园和英烈纪念馆, 所到之处, 种种难忘。忘不了, 在“红军之乡”四川巴中, 几千个红军烈士墓布满了几面

山坡; 忘不了, 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 牺牲英烈的名字刻满了数十米长的英烈纪念馆; 忘不了,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一群拄着拐杖、坐着轮椅、胸前挂满勋章的志愿军老战士, 在战友的墓前举起他们衰弱的手臂行庄重的军礼; 忘不了,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珍宝岛战斗烈士陵园, 一队花朵般的少先队员操着稚嫩童声响亮地宣誓——“时刻准备着!” 忘不了, 在西沙琛航岛烈士陵园, 一位海军少将讲述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那场与南越海军的殊死搏杀中, 18位海军官兵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 忘不了, 在云南屏边烈士陵园, 一群身着便衣容颜老去的男女老兵, 围在一座战友墓前失声痛哭……忘不了, 怎能忘, 不能忘!

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2000万烈士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捐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记忆, 那数以千万计的先辈英烈当是我中华民族记忆中最特殊的部分, 是最不能遗忘的那一部分。

有诗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然而, 此时远望, 却见天空澄碧如洗, 一览无余, 一群北归的大雁排着人形阵心无旁骛地振翅飞向更远的北方, 去寻找它们心中的伊甸园。走出陵园, 再次汇入喧哗而骚动的现实世界, 街上人车匆匆而行, 亦是义无反顾、心无旁骛的样子, 一如那些在空中翱翔的雁阵。我先前沉重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感到少有的轻松和欣悦。

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这不正是先烈们以鲜血和生命相搏的意义所在吗? 安息吧, 中华英烈! 虽然我们从未谋面, 但是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永远和祖国在一起, 你们的英名和身影将永远辉映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 不苟言笑老班长

■柯青坡

人最好成绩。到了终点, 班长没有让我停, 又陪我走了一圈做了放松运动。

从运动场回连队的路上, 班长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你的内务水平有待提高, 不过从跑步上看还是蛮有劲的, 好好努力! 记着以后干什么事都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 多思考, 多找方法, 不要蛮干!

后来虽然很多次, 我因为干活慢被班长骂过, 但是回想起他给我叠被子的那一幕就感觉心里暖暖的。老王是那种把关心放在心里的人, 而我也是一种敢于拼命不善于表达的人。

后来有一次, 我们在山上驻训, 出去干活, 回到连队时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一进门, 班长就说, 让炊事班给我们留了饭, 赶紧去吃。谁知到了炊事班, 却发现并没有饭。

回到了班里, 班长一听就生气了, 带我们立马又去了炊事班。炊事班班长解释称, 都7点了, 以为我们不回来了, 就把饭撤了。

班长却很较真, 说我们是为连队做贡献, 一定要让炊事班给我们再做一桌。

眼看班长和炊事班班长快要吵起来了, 我连忙打个圆场说, 不用做了, 我们几个吃泡面就好。可班长却火冒三丈地说: “做! 现在就做, 吃什么泡面?” 炊事班班长可能从来没见过我们班长发那么大的火, 便没再多说什么, 很快给我们做了一桌饭。那顿饭, 我们吃得格外温暖。

虽然时间过去了很多年, 但这样的小事却一直深深刻在我心里, 温暖着我的军旅记忆。

在部队, 当我对班长感到畏惧, 生怕失去他的认可时, 他却用了几分钟就叠好一个被子教会我做事情要细心、耐心、讲方法; 班长虽然一下连就不近人情地测我们的五公里成绩, 但是跑完他也会陪我走上一圈, 做好放松, 并鼓励我继续努力; 而更多的时候, 他可能是那个因为为我们没吃上饭就跟炊事班吵起来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班长, 你有没有像老王那样的班长?

声音脆, 语速快, 说话像开机关枪, 咕咕咕! 坦率, 乐观, 一看就当过兵! 这是我对王斌的印象。

果然, 她当过兵。而且, 一当就是20年! 现在是深圳罗湖公安分局东湖派出所三级警长。一见面, 她就说, 李老师, 听人介绍您也当过兵, 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都是当过兵的人, 有共鸣。

我说, 你不紧张了, 我倒紧张了, 我的兵龄只有你的三分之一!

哈哈! 可您是老兵呀, 70岁了还这么年轻!

得, 让她高帽一戴, 我马上想挺直老腰。不行, 困难。

在这样警民鱼水的快乐中, 王斌开始了她的故事。

李老师, 我是1982年的兵。在某野战医院, 从护士开始, 一直干到护理部主任, 是军区当年最年轻的副团级干部。因为老公转业回深圳, 我也嫁鸡随鸡了。院长说, 可惜了, 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到地方要从零开始啊! 我说, 从零就

从零, 我不怕! 转业来到派出所, 当了一名普通民警。领导说, 所里要成立视频组, 你来干! 我说我不懂啊。领导说你招一帮人, 管好人就行! 我说那行, 管人我可以, 在部队管三四百呢!

就这样, 我招了人, 干上了。没有三四百, 只有七八个。

画面静悄悄, 两眼追着找。

辖区大街小巷都安了监控探头。哪儿一发案, 我们就调看视频, 看嫌疑人怎样作的案, 作案后又往哪儿跑了。二十几个屏幕, 七八双“金鱼眼”, 找啊找。你别说, 我们这帮人还真干成事!

这天晚上8点多, 家住18楼的牛大爷报案, 说家门打不开了! 民警过去了, 门一开, 都叫了起来, 钱和值钱的都没了。这下动静大了, 各路专家都去了。折腾了一溜够, 得出结论: “独狼”作案, 身高一米七。

第二天, 领导把我叫去, 你们视频组把小区的视频重新过一遍。我心说, 专家不是搞过了吗? 还让我们炒剩饭? 领导眼毒, 看出来, 说群策群力嘛, 保不齐瞎猫碰上死耗子!

得, 既然这样说, 咱就干! 到了现场一看, 楼挨楼, 高又高。我问保安队长, 你们有高空监控吗? 有! 专家看过吗? 没有。请你帮我打开看看! 他就给调出来了。一看, 我的组员叫起来, 看18楼就跟看二楼一样, 牛!

很快, 我们找到牛大爷家的窗户。在案发时间段, 起初, 他家是黑的, 楼道也是黑的。8点多的时候, 突然, 声控灯亮了! 紧跟着, 牛大爷家也亮了。进贼了! 我发现有一个人影从楼道的窗户翻出去, 钻进了牛大爷家的窗户。楼道的灯灭了几秒, 突然又亮了。难道还有贼? 定睛一看, 可不是, 又一个人影钻进牛大爷家。这哪里是“独狼”作案?

# 静悄悄的 战斗

■李迪

正当我的目光被第二个贼吸引, 突然——楼道的灯再一次亮了! 啊, 难道还有贼? 我目不转睛。只见灯光一会儿亮, 一会儿暗。显然有人在楼道里来回走动。他在放风! 两个进屋, 一个放风。原来是合伙作案。

作案过程看清了, 再看逃跑路线。楼层这么高, 他们很可能坐电梯下去。我找出电梯视频, 作案者影像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马上向所里汇报。刑警队根据我们查获的视频图像, 很快抓住了他们。

初战告捷, 信心大增。领导对我也刮目相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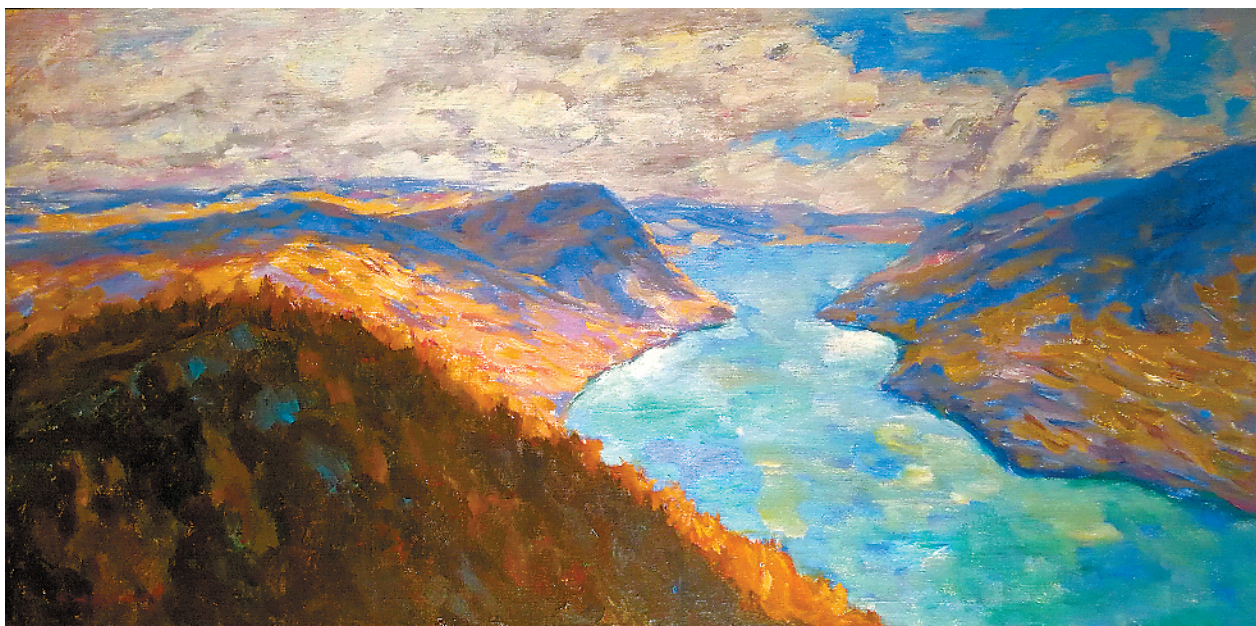
我在野战医院干了20年, 从没出过错, 全凭认真二字! 医生做手术, 我当护士的就要清点纱布有几块, 针有几根, 一旦少了, 就是掉在病人肚子里了, 就出大事了。看视频同样, 靠得也是这股认真劲儿。

画面静悄悄, 内行看门道。

上周五, 东湖旧村发生一起盗窃案。门被撬了, 笔记本电脑没了。事主牛叔来报案。

赶到现场一看, 坏了, 牛叔家住五楼, 楼门没有监控, 院门也没有监控。周边四通八达, 条条大路通罗马。

绝望中, 我忽然想起, 3天前花园小区也发生过一起入室盗窃案, 同样丢了笔记本电脑。我在案发时间段, 扩大范围搜索视频, 搜出3个可疑的人。其中一人背着电脑包。我截图下来, 让事主认。事主说, 电脑包是我的, 上面有个卡



如梦喀纳斯(油画)

孙会忠作

## 长征

第4162期

## 穿越岁月的绽放

■李梓超 陈家俊

后绽放春蕾”的梦想; 抗日战场上, “国仇重重何日忘, 誓到东京饮琼浆”, 激发着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的雄心斗志……

捧读历史, 我在苦苦思索着, 他们, 为什么芳华之年含泪写遗书时能够如此坚决? 为什么威逼利诱之下视死如归能够如此洒脱? 为什么逝去的忠魂近百年依然诉说着永恒的精神?

我想起, 有人曾问过邓小平这样一个问题, 长征那么艰难凶险,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回答: “跟着走!” 多么简单的3个字, 却宣誓着对革命理想和革

通贴! 本来我是凭感觉怀疑他们, 没想到坐实了! 我用视频跟踪查找作案人, 辛苦三四天, 没结果。虽然白辛苦, 但他们的影像却刻在了我脑子里。我又想, 旧村盗窃案会不会还是他们干的?

我跟组员说, 咱们把旧村所有能找到的视频都找一遍。于是, 大家开始找, 个个看得眼红头晕。突然, 一个组员叫起来, 快过来看! 我一看, 果然是他们!

旧村有4个门, 我们把4个门都封死, 不眨眼地搜。视频追踪未穷尽, 追到一个十字路口, 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一直往石岩方向开去。石岩距东湖30多公里, 超出了我们的管辖区域。怎么办? 明知这是个盗窃团伙, 难道就放虎归山吗? 使命何在? 良心何在? 我跟领导说, 我要去石岩!

领导说, 30多公里, 人生地不熟。我说, 不怕!

领导拗不过就点头了。我带着组员, 风驰电掣! 来到石岩, 找到当地物业, 调出监控一看, 作案人在田心村下了车。显然, 这里是他们的落脚点。好, 收兵!

刑警队随后出击田心村, 盗窃团伙悉数落网。领导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干得漂亮! 同事们都说, 斌姐虽然早已脱下军装, 可那股敢打敢拼、不打仗仗不收兵的作风一点儿也没变!

三

画面静悄悄, 时间像赛跑。

说话过新年了, 这天, 居民张叔报案, 说电动车不见了。我马上调监控, 截获了盗车人的正面头像, 放到人脸识别系统一比对, 信息出来了——刘明, 安徽人。租住在龙岗旧村。两个女孩儿, 一个两岁, 一个一岁多。

侦查员一看, 明天就去抓! 我说, 等等, 我到现场去看看, 再给你信儿。

我穿着便装来到旧村, 穿过小巷, 远远看见刘明租的房子。嘴里嘟囔, 鞭炮声回响在小巷, 大人孩子都出来看热闹。这时, 我看见刘明也带着孩子出来了, 抱着一个, 牵着一个。衣衫破旧的孩子高兴地叫着。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 这家人, 春节是过不到一块儿了, 就让他们过个新年吧! 回到所里, 我跟侦查员说, 条件还不成熟, 后天再行动吧。

不怕他跑了? 不怕! 说完, 我坐下来, 打开监控视频, 找到那条小巷。我跟组员们说, 从现在起, 我值班, 你们都回去好好过节!

元月二日, 行动了。我没去。不忍心。事后, 我问侦查员。他说, 两个小孩儿不懂事, 还挺高兴。他老婆一看我们来了, 就哭了。

我打开手机, 里面是我悄悄拍到的这家人, 抱着一个, 牵着一个……看着两个稚气的孩子, 我的眼前模糊了。那一刻我胸中跳动的, 依旧是当年在部队医院时那颗心疼病人疾苦、体谅家属难处的医者之心。